



走入昭和時代的日本和日本海軍
走向太平洋戰爭的日本和日本海軍
近代日本國家戰略和海上戰略的回顧
日本帝國海軍主力艦絕響

昭和時代的日本海軍

逆天而行

舊日本帝國海軍發展史



昭和時代的日本海軍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的深刻變革，也透過一系列
業化所急需的各種資源和殖民地，戰爭賠款則更進一步培植了日本軍事

裕仁即位後（昭和元年：1926年）進入昭和時代的日本海軍，已是史的趨勢
其發展更是一日千里，原已強大的日本海軍，更加速建設的腳步。快速史的種
生事物的出現，歷史可資借鏡的已經不足以適應時下所需，隨著力量的急
亞角力重要的一員，在擊敗僵化衰弱的沙俄之後，日本的影響力為世界所已經成為
激發對外擴張的野心，而國家在很多方面的發展與進步又使得主持國務的一些人很難保持清
醒的頭腦，在舉國狂熱的軍國熱潮一浪高過一浪的形勢下，辨認歷史的趨勢幾乎已經成為所
有日本人的弱項，終致大戰。

本書收錄了「逆天而行——走入昭和時代的日本和日本海軍」、「惡魔自東方來——走向
太平洋戰爭的日本和日本海軍」、「負枷而行——近代日本國家戰略和海上戰略的回顧」、
「神之天和——日本帝國海軍主力艦絕響」四篇精彩文章。

逆天而行

舊日本帝國海軍發展史

售價：450元

ISBN 978-986-84029-8-0

00450



9 789868 402980

知兵堂
www.warmg.com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知兵堂叢書
突擊精選系列

逆天而行—舊日本帝國海軍發展史

作者：Windward、劉怡

責任編輯：林達

封面設計：王詠堯

出版：知兵堂出版社

10055 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77巷25號1樓

電話：(02) 2391-7063

傳真：(02) 3393-8526

劃撥帳號：50043784

劃撥戶名：知兵堂出版社

國內總代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號4樓

電話：(02) 2795-3656

傳真：(02) 2795-4100

E-mail：red0511@ms51.hinet.net

<http://www.e-redant.com>


初版一刷：2008年5月

初版二刷：2009年5月

售價：新台幣450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版權為知兵堂出版社所有，請勿翻印 *



逆天而行

昭和時代的日本海軍

舊日本帝國海軍發展史

序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的深刻變革，也透過一系列對外戰爭，獲取了工業化所急需的各種資源和殖民地，戰爭賠款則更進一步培植了日本的軍事力量。

快速的變革意味著大量新生事物的出現，歷史可資借鏡的已經不足以適應時下所需，隨著力量的急劇膨脹，成為東北亞角力重要的一員，在擊敗僵化衰弱的沙俄之後，日本的影響力為世界所矚目，由此進一步激發對外擴張的野心，而國家在很多方面的發展與進步又使得主持國務的一些人很難保持清醒的頭腦，在舉國狂熱的軍國熱潮一浪高過一浪的形勢下，辨認歷史的趨勢幾乎已經成為所有日本人的弱項。本書作為深受讀者喜愛之「菊花與錨」的續篇，收錄了「逆天而行——走入昭和時代的日本和日本海軍」，「惡魔自東方來——走向太平洋戰爭的日本和日本海軍」，「負枷而行——近代日本國家戰略和海上戰略的回顧」，「神之和大和——日本帝國海軍主力艦絕響」四篇文章。

「逆天而行」從大正末年軍人開始篡越文職官員職權談起，生動陳述了先天不足的憲政體制，在一幫窮兵黷武的少壯派軍官攬撥下，如何一步步墜入軍國主義的深淵。在歷經「海軍假日」時代的不斷發展與對中國東北地區的蠶食，逐漸將全國之力引入對外戰爭。文章強調日本對外擴張的勢力是不斷加強，國策不斷

轉變，漸次走向瘋狂的戰爭泥淖。

「惡魔自東方來」講述了日本和日本海軍在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先是在北進還是南進的問題上犯難，接著又深陷中國戰爭的泥淖，其實早在九一八事變之時，日美國家利益已經漸難協調，而在歐洲戰爭烏雲籠罩之時，美國也開始走出孤立主義，逐漸走向制約日本膨脹的前沿。日本對海軍建設的投入不遺餘力，與軍國主義的囂張相互呼應，和以美國為主的太平洋戰事已經間不容髮。

「負枷而行」是難得一見的研究日本國家戰略和海上戰略的重量級論文，雖然屬於創新研究性質的文章，作者卻能舉重若輕，娓娓道來，將帶給讀者一個清晰的日本戰略脈絡。文章深刻探討了日本快速崛起，又迅即湮滅於美日對決，「其興也勃焉，其衰也忽焉！」盛衰之理，值得細細賞讀。

「神之大和」記述了舊日本帝國海軍主力艦的絕響——大和型超級主力艦，大和級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主力艦，也是安裝了三菱電梯、日立空調、東芝冷櫃、尼康鏡頭和霜淇淋製造機的超級豪華戰艦……文章分為艦政篇和艦戰篇兩部分，詳細披露了72,000噸大和級的誕生與走向覆亡。

目 錄

序	
逆天而行	005
—— 走入昭和時代的日本和日本海軍	
惡魔自東方來.....	107
—— 走向太平洋戰爭的日本和日本海軍	
負枷而行	155
—— 近代日本國家戰略和海上戰略的回顧	
神之大和	249
日本帝國海軍戰艦絕響	
—— 大和級超級主力艦之艦政篇	
神之大和	316
日本帝國海軍戰艦絕響	
—— 大和級超級主力艦之艦戰篇	



逆天而行

——走入昭和時代的日本和
日本海軍



> 「足柄」號（「妙高」級）重巡洋艦。

大正德謨克拉西的終結

1923年9月1日，中午。

這一天是立春後的第210天，即所謂「二百十日」。正如西方人認為13日星期五不吉利一樣，日本人也把「二百十日」視為不吉之日，此時是稻子的揚花期，也是颱風高發期，日本各地的民眾都要在這一天舉行祭祀儀式，祈禱不要發生風災。

1923年的「二百十日」同樣是沉悶的一天。連續兩個星期以來，東京一直保持著悶熱的高溫天氣，雖然當天早晨下了一個小時的暴雨，但雨後氣溫達到了31.2度，一點也沒有涼意。海軍出身的加藤友三郎首相於8月24日在任內去世，原海相山本權兵衛在8月28日拜受大命，第二次出任總理大臣，但由於無法成立各黨派意見一致的內閣，尚未組閣成功，日本正處於內外混亂交加的震蕩之中。

臨近中午，從東京到橫濱，關東地區家家戶戶的主婦們都點起了炭火盆，準備做飯。在海軍橫須賀船廠，身穿粗布制服的工人們離開「天城」號主力巡洋艦未完工的艦體，紛紛去吃午飯。按照兩年前簽訂的《華盛頓條約》，這艘4萬噸的巨型軍艦將被改造為航空母艦。在仿照白金漢宮修建的東京赤離宮裏，22歲的攝政宮裕仁親王也正準備在宮廷僕人侍從下進午餐。

從東京南部的相模灣到房總半島，在100多公尺深的海面下，一塊被地質學家稱為「菲律賓板塊」的陸地幾百年來一直緩慢地向日本列島所在的陸地板塊下方滑動。長久的地殼運動積蓄了大量的應力，就如對一塊木板慢慢施加壓力、最終會致使其突然斷裂一樣，這種巨大的壓力也達到了臨界點，即將以驚人的方式釋放出來。

日本時間11點58分44秒，在相模灣西



＞關東大地震後，冒出熊熊烈焰和沖天濃煙的東京市區。

北部的海面之下，長久以來一直積蓄力量的斷層終於破裂了，釋放出相當於 800 萬噸 TNT 炸藥爆炸的巨大力量。這是罕見的雙震源型地震，震級高達 7.9 級，在此後 5 分鐘之內，又分別發生了 7.3 級和 7.2 級的餘震。

地震波半分鐘之後就傳到了陸地上。以東京為中心的整個關東大平原猶如太平洋海面一般，起伏顛簸。數以萬計的日式房屋立即像積木一樣倒塌了，用磚頭和水泥修建的洋式房屋也有很多沒能倖免。陸軍省、大藏省、內務

省和警視廳的樓房被震垮，美國建築大師賴特設計的帝國飯店被震出了裂縫。在東京的淺草，高達 12 層的雄偉的凌雲閣也倒了下來，「最上」面的 3 層被甩到了附近的千束町，正在凌雲閣「十二層劇場」內演出的俳優全都死於非命。橫須賀船廠船臺上的「天城」號艦體被巨大的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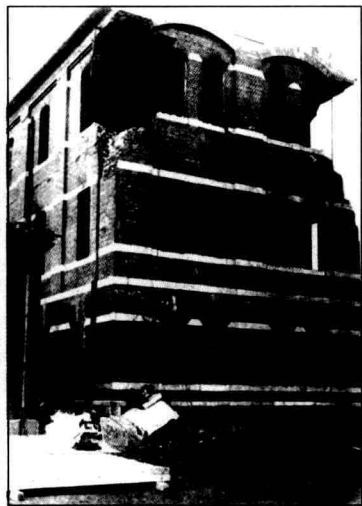
量從船臺上震下，擰得歪七扭八，幾乎傾覆。正在浦賀船渠艙裝的「阿武隈」號巡洋艦也嚴重受損。

地震後繼之而起的海嘯席卷了神奈川縣和千葉縣的海面，高達 10 公尺的巨浪沖上陸地，將幾十個濱海村莊和正在小田原鐵路上行駛的一列客車捲入海中，並且引發了許多處泥石流。

由於地震發生時正是家家戶戶準備做午飯的時候，因此幾百萬個火盆和炭爐被震翻，



＞關東大地震中起火焚燒的東京丸之內地區某大樓。



＞關東大地震中被焚毀的海軍技術研究所。

立即引燃了用木頭、竹子和紙修建的民宅。禍不單行的是，在能登半島盤旋的一場颱風也隨即登陸，其前鋒席捲了整個關東地區。在東京、川崎、橫濱和橫須賀，高達 10 級的大風席捲著燃燒著的柱子、草席和榻榻米，引燃了更多的房屋，在這些城市形成了大面積的火災，其溫度高達上千度。大火貪婪地吸入周圍的氧氣，形成了熾熱的火焰風暴，許多人被這種可怕的狂風捲起，被掀上了天，然後落入火中。

最大的火焰風暴發生在東京的陸軍本部被服廠附近。這裏有一大片空場，有 4 萬多人為了躲避火災災，跑到這裏避難，結果與堆放在附近倉庫裏的上萬捲布匹一道被突然襲來的暴風吸了進去，成為助燃的人肉燃料，還有一個人被氣流高高舉起，然後拋到了 4 公里外的市川。東京花柳界的中心新橋地區從「大歡樂境」變成了「大修羅地獄」，成千名妓女穿著豔麗的衣服，踏著木屐，在街上一邊尖聲高叫一邊逃命，許多人的髮髻和和服已經開始熊熊燃燒。

關東大平原的烈火持續了兩整天，直到 9 月 3 日才因為颱風引起的大暴雨而熄滅。東京、橫濱、橫須賀的大部分地區被夷為平地，東京 48.3 萬戶房屋中有 30 萬戶被震塌或燒毀，遭災民眾達 190 萬。死亡、失蹤人數達 14 萬人，比後來廣島、長崎兩顆原子彈死亡人數的總和還多。400 年江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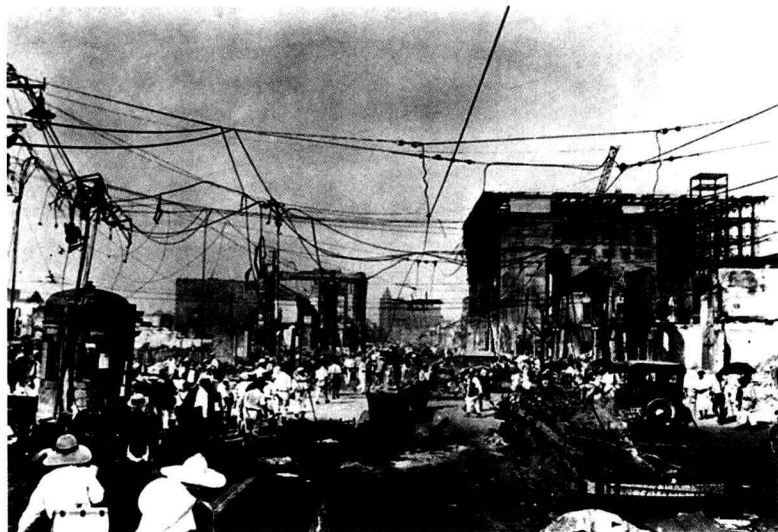
文化的精華化為殘煙，半個世紀的明治文化亦化為灰燼。在東京，霞關地區的官廳建築非垮即焚，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的珍貴古籍文獻全部被燒毀。在丸之內之內的朝鮮銀行，營業廳的大理石貼面竟然被高溫燒成了石灰。海軍省、艦政本部、海軍大學也遭到祝融之劫，海軍技術研究所的大量檔資料和進口設備化為灰燼。在橫濱船渠，正在建造中的「那珂」號巡洋艦在船臺上被燒毀，不得不拆除重建。橫須賀海軍機關學校也完全燒毀，被迫放棄校址，遷往廣島縣的江田島。

關東大地震發生時，裕仁親王迅速按照自幼接受的防震訓練跑到院子裏。日本的皇宮和行宮都是按照嚴格的抗震要求修建的，因此正在日光行宮度假的大正天皇和皇后也安然無恙。有三名皇族成員死於關東大地震：閑院宮寬子女王在小田原的自家別墅中被砸死，6 歲的東久邇宮師正王和山階宮佐紀子女王也在橫須賀家中被砸死。

地震之後，京濱一帶與外界的交通和電信通訊聯繫全部中斷，一時日本國內流言紛



＞震後的東京隅田川附近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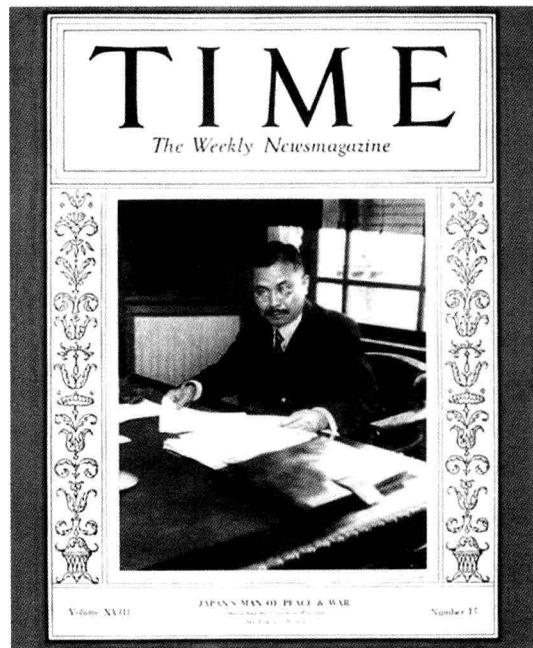
＞關東大地震後的東京銀座地區廢墟。

起：大海嘯一直沖到赤城山（日本中部）腳下，東京和整個關東平原已經被海水淹沒；內閣和國會成員已經全部罹難；伊豆諸島火山噴發，已經沉入海底……在東京，謠言稱震後的火災是在日朝鮮人用炸彈和石油縱火引發的，而且謠傳說朝鮮人在震後向水井中投毒，因此許多暴民組成了「自警團」，上街搜捕朝鮮人。每當抓到一個，就勒令其用日文說「十五元五十錢」，如果發現口音中夾有朝鮮語的濁音，便拉到路旁砍頭。數千名朝鮮人因此喪生，此外還有100多名中國人、琉球人和59名來自外縣的日本人被誤認為朝鮮人而遭到殺害。陸軍戒嚴司令部逮捕了300多名暴徒，但這些人不久就因裕仁皇太子大婚前的「恩赦」而釋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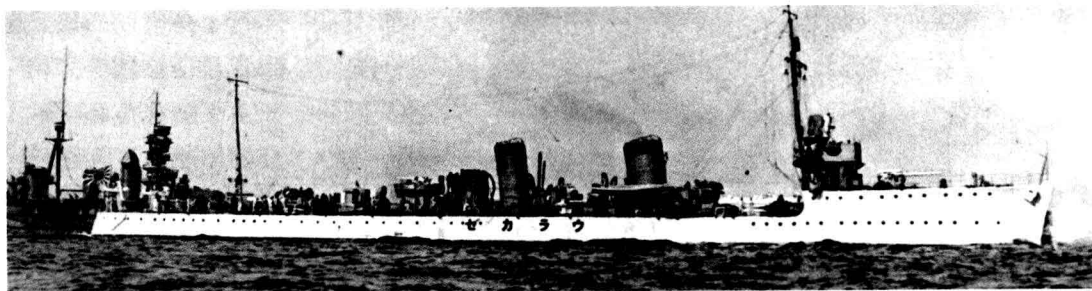
正如馬戲開幕前通常有一陣急鼓播鳴一樣，關東大地震也如同開場預告一般，預示了之後若干年裏日本紛亂不安的局面。地震的次日，正在坐蠟（編者按：北京土語尷尬、為難、受困窘之意）的山本權兵衛顧不上調和政治分歧，草草地在赤坂離宮院中的避難帳篷裏

舉行了御前任命儀式。山本自任首相兼外相，原臺灣總督後藤新平出任內務相，日本銀行總裁井上準之助任藏相，陸相為田中義一大將，海相為財部彪大將（是山本權兵衛的女婿）。後藤新平隨即發布戒嚴令，由陸軍在關東地區實施戒嚴，同時命令正在渤海灣集結的聯合艦隊火速趕回國內參加救災。

關東大地震發生之時，正是日本歷史上被稱為「大正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的奇異時期的尾聲。所謂「大正德謨克拉西」，不僅是日本現代史上僅有的議會民主制時期，也是罕有的社會劇變時期。明治年代接受的西方文化與思想已經薰陶日本半個多世紀，國家



＞美國《時代》雜誌封面的幣原喜重郎。



>「南京事件」時停泊在上海的「浦風」號驅逐艦。1914年向英國亞羅公司訂購，是日本最後一艘外購驅逐艦。為了增加續航力，原設計裝備德製柴油機，但因戰爭爆發、德國成為日本敵國而改裝蒸汽輪機。同型艦「江風」號在回國前被義大利購買。由於屬於單艦，因此幾乎不將其納入艦隊編制，而是單獨派往中國，長年擔任大陸方面的警戒任務。其塗裝是艦身白色、上層建築淡黃色。排水量810噸，1門120mm砲，4具魚雷發射管，航速30節。為「浦風」號訂購的柴油機後來由中立國運回日本，安裝在「劍崎」號潛艇供應艦上，因此「劍崎」號成為日本海軍中第一艘以柴油機為主機的軍艦。「浦風」號1936年退役返回日本，停泊於橫須賀港「三笠」號戰艦旁供海軍水兵訓練用。1945年7月在空襲中船體進水，戰後解體。

大致平穩發展，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不少外國商人來日本投資，造成日本的一片繁華景象，使大正前期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前所未有的盛世。都市的享樂生活以及文化、藝術的高度繁華。這一時期後來被稱之為「大正之春」。

另一方面，歐戰結束後，民族自決浪潮十分興盛，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並波及到日本佔據的臺灣、朝鮮等地。受此影響，日本國內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蜂起，民主自由的氣息濃厚，被稱為「左翼的全盛時代」。這一時期，政友會和憲政會（後來改組為民政黨）是日本最主要的兩大政黨，各黨交替組閣，實行政黨政治。1913年「第一次護憲運動」中，山本內閣被迫修改了陸海軍大臣現役制的規定，預備役、後備役軍人也可以出任陸相、海相，軍方用以要挾政府的一張王牌從此消失。此外在日本的政治中還破天荒地出現了婦女參政、普選制度等令人眼花繚亂的新事物。

與日本國內的變革相對映，在1921年華

盛頓會議之後，日本對外也採取了順應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幣原外交」，包括歸還山東半島、廢止干涉中國內政的《二十一條》、撤兵西伯利亞、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等帶有民主色彩的新措施。所謂「幣原外交」，得名自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之名。他在簽訂《華盛頓條約》時身為日本駐美大使和日方全權代表，此後在加藤高明、若槻禮次郎和濱口雄幸的三任內閣中都出任外相一職，以推行對英美的敦睦政策和對華的「不干涉主義」政策而聞名。

1927年3月24日，中國的北伐軍攻佔南京，一些士兵對南京城中的無業遊民高呼「要發洋財者隨我來搶！」，隨後對南京的各國領事館、教會、學校、商社和外僑住宅進行了排外襲擊和搶劫。此即著名的「南京事件」。金陵大學副校長（美國人）和震旦大學預科校長（義大利人）以及法、英等國一些僑民遇害，英國領事被打傷，生病臥床的日本領事森岡正平也遭到槍擊，但是沒有受傷（當時狀況混亂，消息傳到日本後風傳英國領事被北伐軍拉到大街上用青龍刀砍頭）。被困在一座小山上的美國領事戴維斯向揚子江上的英、美軍艦發

出開火增援的信號，於是各國軍艦紛紛用艦砲轟擊北伐軍，岸上軍民死傷數十人。在這次所謂「南京事件」中，日本總領事館也遭到了襲擊，英國要求日本政府出兵，採取對華一致行動，各國駐日使團也要求日本向國民政府提出最後通牒，但幣原的回答是「不」。他還對英國駐日大使特里爵士說「鄙人不相信中國會共產化；即使共產化了，我想二三年之後外國人僑居或貿易也不會怎樣困難的。」在外務省的要求下，停泊在揚子江上的日本第24驅逐艦隊（包括驅逐艦「榛」、「檜」、「桃」和「濱風」號）連砲口都未打開。僑居在當地的日本人十分氣憤，公開說幣原是「軟弱外交」。

「南京事件」一個月後，在漢口又發生了革命群眾襲擊日租界的事件，英國由於在漢口的租界被中國收回，因此立即向日本提議共同出兵。此舉與1922年華盛頓會議時英國聯手美國共同牽制日本在華擴張之舉截然相反，因此英國的提議馬上在日本政界激起了強烈反響，認為「這是百年一遇的難得機會」，但是幣原卻沒有同意。他始終堅持著這樣一個信念，即中國是無法通過武力干涉和侵略而屈服的。此外，幣原還敏銳地看出，「南京事件」也好，「漢口事件」也好，在其背後都有蘇聯顧問鮑羅廷試圖插手干涉中國內政的影子。

1927年的中國國民政府正處於左派與右派分裂的前夕，左派以「干預政治、無視黨權、右傾」為由對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提出批評。蔣原本左傾，親自遊歷蘇聯後變得右傾，此時遭到排擠，遂決計和共產黨斷絕關係，於是與剛剛回國的汪精衛商討清黨工作。而鮑羅廷則試圖借排英、排日運動來發動群眾革命，清除國民政府的右派勢力。另一方面，在和國民政府交戰的奉系軍閥一方，鮑羅廷也

策動郭松齡反對張作霖。張蔣兩人同病相憐，此時早已暗通款曲，並達成了共同驅逐共產國際勢力的秘密協議，因此「南京事件」後不到兩週，張作霖便在4月6日突襲了北京的蘇聯使館，逮捕藏匿於此的李大釗等共產黨人，並號稱搜出大量「顛覆材料」和武器彈藥。又過了一個星期，與之達成默契的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政變」。6月5日，武漢政府辭退鮑羅廷、加倫等蘇聯顧問，鮑羅廷逃奔其代理人馮玉祥處，共產國際在中國春風得意的時期結束。在此之前，根據日本領事館發回的情報，國民革命軍進駐漢口後，鮑羅廷對群眾演說時一口一個「我們應該」、「我們必須」，儼然一副教皇使者的口氣，引起中國聽眾滿腹狐疑和竊竊私語，幣原喜重郎便判斷「這傢夥在中國長不了」，如今果真言中。



> 若槻禮次郎（1866～1949），島根縣人。1892年畢業於帝國大學法科大學，在大藏省任職。1911年當選貴族院議員，後出任藏相、內相、首相。1930年任倫敦海軍會議日本首席代表。1930年再度就任首相，反對日美開戰。

不過，在幣原的「不干涉外交」的背後，一些日本政客和軍人還推行著一套與其不同的「雙重外交」路線。其代表人物是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以及被稱為「政友會五奉行」之一的政友會幹事長森恪，此外還有時為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理事的松岡洋右以及陸軍省、參謀本部和關東軍中的一些幕僚軍官。這些人主張必須確保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為此在這些權益受到威脅時必須要出兵干涉中國事務。1927年4月，若槻禮次郎的民政黨內閣因關東大地震後發行的賑災期票無法兌現以及「軟弱的對華政策」遭到樞密院和在野黨抨擊而下臺，田中義一出面組閣。他一方面自任首相和外相，同時任命森恪為外務次官，由其實際掌管外交事務。森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是

立即召集外務省的全體幹部，猛烈抨擊前任內閣對保衛滿蒙權益所採取的消極態度，並進而痛斥「幣原外交」；第二件事是在當年6月召集外務省、軍部、關東軍的相關官員，以及駐華公使和各領事，召開「東方會議」。

「東方會議」本是華盛頓會議之前由原敬內閣召開的，內容是討論對華借款問題，但森恪決計將其改成決定日本對華政策的戰略會議。他向田中義一提出了兩個建議：第一是要統一在外使節和本國政府的見解，幣原時期推行的是貫徹華盛頓會議精神的對華外交政策，而現在是要徹底貫徹政友會的「必須維護日本在滿蒙的權益」的思想。第二，是要利用「東方會議」這一機會，來樹立永久的國策，把外交方針置於政黨鬥爭之外，使之不受內閣更迭



> 位於旅順的關東廳長官官邸。1927年8月，日本外務省在此召開「大連會議」，貫徹「東方會議」的精神。

的影響。

在當時許多日本軍人和國民心目中，有這樣一個觀念，即「我們是用十萬同胞的鮮血和二十億國幣換來的滿洲」。雖然按照《樸資茅斯和約》轉給日本的只有南滿鐵路的所有權和關東州的租借權，但大多數日本人已儼然將滿洲視為日本的殖民地，認為當年若非日本出兵，則滿洲早已被俄國吞併，因此日本可以理所當然地將滿洲當作自己的禁臠。就政友會而言，雖然其元祖伊藤博文呵斥過這樣的觀點和「經營滿洲」的提法，但該黨此後歷任黨魁和日本朝野上下仍保留了「十萬同胞的鮮血和二十億國幣」這一張王牌。不用說，在召開「東方會議」的時候，森恪和田中義一的心中已經開始勾畫「把滿蒙從中國分割出去」這樣一張藍圖了。

「東方會議」召開前數日，森恪會晤了從中國趕回來的參謀本部作戰課中佐鈴木貞一，對他說出了心中的秘密：「鄙人對『東方會議』的看法，要言之，是由日本來負責滿洲的治安，然後以此為中心，再去逐步解決（滿鐵）附屬地和通商租界權的問題。」鈴木一聽，當即說道：「我本人的想法也大致相同。自從大正十三年（1924年）俄中恢復邦交以來，俄國就肆無忌憚地大事赤化中國。鑒於這種形勢，我想軍方也要有軍方的對策。」於是森立即反問：「軍方的對策是什麼呢？」鈴木接著說：「自從和你在漢口晤談後（森恪曾於「南京事件」後前往中國），我走訪了軍方的少壯派河本大作和石原莞爾等人，結果，他們也在這方面有同感……他們的想法，扼要地說，就是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割出來，造成特殊地區，並把它納入日本的政治勢力範圍中，以此來奠定東方和平的基礎。為此目的，應如何利

用中國當前的局勢，對俄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策，我想這還需要技巧和時間。現在貿然提出，也難得到內閣的同意。然而，解決這些問題，不正是你們政治家的責任嗎？」

「東方會議」從6月20日開幕，實質性的討論從6月27日開始，一直到7月7日，最後定下來的調子之高遠遠超出了森恪原來的設想。正像後來歷史學家指出的那樣，會議雖然通過了八項「對支（中國）政策要綱」，但從會議後的外交動向看來，所體現的是第五項和第八項。第五項是「當帝國在華權益及在華僑民的生命財產有可能遭受非法侵害時，根據需要堅決採取自衛措施以維持之」。第八項是針對滿蒙本身的，「萬一動亂波及滿蒙，擾亂當地治安，有可能侵害我國在滿蒙的特殊地位及權益時，則不論其來自何方，都必須予以防禦，而且為了維護此國內外人民安居樂業之地，須有即時採取適當措施之決心」。第五項也好，第八項也好，總之就是要在中國問題及滿蒙問題上，拔掉「幣原外交」時代的安全栓，其後果如何，在當時是無法揣度的。

在「東方會議」上，儘管各方意見不一，爭論激烈，但醒目的是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和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始終一言不發。實際上他們二人在會議開幕前的6月1日就已經統一了「對滿政策上的意見」，並向陸軍省和參謀本部作了匯報，其基調就是「堅決排除阻撓我國實施對滿政策的勢力。如有必要，則準備動用武力（解除奉軍的武裝）。」在會議之前，武藤還拜訪了田中義一，問道：「總理，當然，這不是我所希望的，不過，如此重大的方針，一旦付諸實行，就會引起戰爭。對此是不能不估計到的。至少美國不會沉默。那時我們對美採取的對策及發生世界大戰時我們將怎麼辦，